

小白旗的風波

豫 劇

吉 學 沛 原 著

李 翎 改 編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812
乙3

小白旗的風波

·豫劇·

吉 學 沛 原 著
李 翎 改 編

豫 劇

小白旗的風波

吉 學 沛 原 著

李 錫 政 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開封市中山路北段331號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

開封市北倉店街100號

河南省鄭州印刷廠印刷

鄭州南天成路人民廣場對面

書 號 (注) 166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 張 $1\frac{1}{8}$

字數 21,000字

印數 5,126冊

定價 1,230元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豫新出字第貳號

內 容 提 要

這個劇本是描寫一個新型的農村婦女——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在工作中對她丈夫堅持原則的鬥爭故事。當她發現丈夫在鋤麥中忽視質量、單圖快時，便提出批評，讓他再拾掇一遍。丈夫認為這是給他「辦丟人」，因而引起衝突。最後，在羣衆的支持和女主人公的關心與鬥爭下，使一些不正確的思想得到了克服。

劇中反映了農村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新人物的成長和舊思想的轉變，是一個適合當前上演的小型劇本。

定 價：1,200元

時間：一九五四年初春。

地點：河南省平頂山下。

人物：

俊英——（簡稱英）女，二十二歲，農業生產合作社副社長。

良玉——（簡稱玉）男，二十四歲，生產組長，俊英的丈夫。

良玉娘——（簡稱娘）女，五十多歲，社員，良玉的母親。

鄭大伯——（簡稱伯）男，五十多歲，農業股長、檢查員。

玉蘭——（簡稱蘭）女，二十歲，社員。

小王——（簡稱王）男，二十歲，社員。

冬娃——（簡稱娃）男，十九歲，社員。

李大嫂——（簡稱嫂）女，三十歲，社員。

說明：劇中無詳細佈景，各地在演出時可根據條件和每場情節置景。

第一場

平頂山下，大汝河邊，初春時候。

（幕後女聲男聲對唱：

平頂山上紅旗飄，大汝河兩岸好麥苗。

誰是鋤麥英雄漢？第三組社員盡你挑！

（幕啓：良玉、小王、冬娃在一面擦汗一面擦鋤板上的泥土。）

玉：（笑，向邊幕）喂！別歇着，都到西坡那塊麥地去！（內應聲）

娃：（給小王使個眼色）走吧，小王。

王：（哼着曲子戲）

天藍藍，水清清，太陽照着九畝坪……（王、娃同下）

玉：（向小王去處看了一眼）又唱曲子戲哩！（向麥地看了一眼，得意地唱二八）

天藍藍，水清清，太陽照着九畝坪。

鋤麥數俺三組快，一天做完兩天的工，

一組二組比不上，婦女小組更不行。

愛國增產搞競賽，咱看誰能當英雄！（又向麥地瞟了兩眼）

（白）沒問題，一準能得上紅旗。（下）

（鄭大伯攜紅、白色小旗，興奮地走上。）

伯：嗨嗨！好熱鬧哇！（唱流水）

風吹河水波連波，河東唱歌河西和；

社員們鋤麥真熱火，我攜着小旗檢查活。

（慢慢地走到地邊，巡視着麥地，搖頭。發現草，彎腰拔掉。）

這地鋤的太毛糙，（插下小白旗）

（夾白）嘿，不妥不妥。（接唱）

插白旗鬧出彆扭合不着。（拔起白旗插紅旗）

一組二組好講話，三組可是話難說。

組長良玉是紅臉漢，社員們都跟李達差不多。

年輕人都是火氣盛，誰伸手戳那螞蟥窩！

（白）嘿，看看婦女組鋤的地去。（欲下）

（玉蘭迎頭走上。）

蘭：鄭大伯。（看一眼紅旗，撇嘴）

伯：啊，玉蘭哪！

蘭：大伯！（唱流水）

三組幹活幹的潑，九畝坪鋤完又上西坡；
俺組派我來學經驗，（巡視麥地）

伯：（接唱）經驗也不比你們多。

蘭：（接唱）倒比俺們鋤得快，（看地、拔起一棵草）

（接白）可就是呀！（接唱）

地裏還長着羊蹄子草。（在郭大伯眼前繞一圈）

伯：（接白）喘喘，扔了吧！

蘭：（接唱）這地鋤的不合標準，插上紅旗爲什麼？

伯：（接唱）鼓勵他們多鋤地——

蘭：（接唱）你瞧瞧這算做的什麼活！

上午鋤的就毛糙，你插上紅旗笑呵呵；
生把他們來慣壞——

伯：（接唱）話可不能這樣說。

蘭：好！我找副社長去。（下）

伯：玉蘭，玉蘭！嗯，真是年輕人哪！（唱流水）

有話不妨慢慢說，哪用瞪眼嘴嚙着。（欲下，小王跑上）

王：鄭大伯，嘴——（唱流水）

九畝坪上插紅旗，鄭大伯你真好眼力。

伯：（夾白）嘴嚙，你們三組就是能幹。良玉叫你來的？

王：（接唱）我們鋤麥在西坡地，見你在二組麥地裏；

查過二組你來九畝坪，組長叫我討個喜信就回去。

伯：嘴嚙，是這樣啊！（唱流水）

西坡地難鋤要仔細，

王：（夾白）放心吧！一會兒就消滅完它。俺們三組呀——（接唱）

準奪得模範組大紅旗。

（白）鄭大伯，我報喜去了。（急下）

伯：嘴嚙！（王蘭內喊：「鄭大伯！」）副社長！

（俊英、玉蘭同上。）

英：喲！插上紅旗了。三組真不簡單哪！

伯：是呀，是呀！嘴嚙，是良玉領導的嘛。

英：鄭大伯，他們鋤的夠標準嗎？

伯：嗯，依我看，還能對付。

蘭：離標準哪，遠着哩。

英：鄭大伯，能對付可不行，也得夠上社裏規定的鋤麥標準呀。（三人在查看麥地，英皺眉沉思。）（唱流水）

怪不得社員有反映，怪不得玉蘭氣不平；

三組幹活太毛糙，不夠標準哪能行！

大伯說這活能對付，依我看這是遷就壞事情；

爲了良玉爲了社，我不能遷就要批評。

（白）玉蘭，去喊你良玉哥來。（玉蘭應下）玉蘭！（蘭返回）你就說我有別的話問他，啊！（玉蘭下）

伯：副社長……

英：大伯，你是長輩哩，喊我的名字吧！

伯：嗬嗬，人老記性壞呀，你交代過，我又忘了。俊英，你把玉蘭快喊回來，紅旗不合適，換上白旗也可以，千萬別跟他過不去。

英：大伯！（唱二八）

你老人家別在意，搞生產不是單單爲紅旗；

也不是跟誰過不去，爲的是咱社的制度和規矩。

叫良玉看清他的病，今後幹活好仔細。

伯：（夾白）喺喺，多一事總不如少一事呀！

英：（唱流水）咱們不能怕囉嗦，要全心全意爲工作；

自從實行插小旗，大伙鋤麥可強得多！（行絃）

伯：打從實了這個制度，社員幹活真是好多了。

英：第三組呢？

伯：可也沒有落後過。

英：他們今天怎麼就落後了呢？

伯：喺喺，那，那……也難怪呀。（唱流水）

三組都是年輕漢，一個個都還正學活。

英：（夾白）我不同意你這樣說法！（唱流水）

年輕人正學活原是不錯，第三組也不是頭次扛鋤；

以前得過模範旗，對他們你也表揚過。

如今競賽他只圖快，忘了標準瞎幹活；

弄得社員們有意見，大伯，難道你就沒聽着！

伯：是啊，社員們也提過。不過……。

英：大伯，這你就不對了。

（玉蘭上。）

蘭：嫂子，俺良玉哥馬上就來。

英：嗯。

伯：副社長，哦！哦！俊英，我去看看婦女組鋤的地去。

蘭：俺可沒有人家三組鋤的快呀。

英：大伯，等一會兒咱一起去吧！社員們有反映你也知道，那你爲什麼不批評他們，還給插上紅旗呢？

蘭：這叫明知故犯，不堅持原則。

伯：哦，哦！喂那些年輕人打交道，我考慮，聽聽，還是少打彎爲妙。他們都跟牛犢子一樣啊，只可順毛抹。

英：依你說，社裏的制度就不要啦！

伯：我，我不是那意思。

蘭：是啥呀？

伯：是——哦，我是說年輕人脾氣躁，一句話不投意……哦，哦！不能打擊情緒啊！
(俊英，玉蘭笑。)

蘭：大伯你真是一個活菩薩。

英：大伯呀！(慢板——緊唱)

一句話說破你怕得罪人！

蘭：（接唱）社裏的制度你不關心。

伯：（接唱）年輕人說話沒遮蓋，任可將就別太認真。（行絃）

蘭：（夾白）大伯，我想學開拖拉機了，你將就將就給我買一部吧！（笑）

英：大伯呀！（唱流水）

你本是農業股長和檢查員，捧着社裏的半拉天。

社長學習不在家，千斤担子咱倆担；

領導好來領導壞，社裏鄉裏看着咱。

咱不能光講那私人情面，應當公事公辦爲社員。

蘭：說的對。要不公事公辦，大伙訂的制度還有啥用啊！

（良玉上。）

玉：哦！都在這兒。

英：良玉，看你累的，臉上汗跟瓢潑的一樣。（遞手中，良玉擦汗）

玉：嘿！你是副社長哩，俺還能不破命的幹！（衆笑，小王暗上）

英：去你的吧，我又沒強迫命令。

玉：可我要自覺服從領導哇。（衆笑）

英：就你會瞎扯。良玉，西坡那塊麥地鋤的咋樣了？

玉：不壞呀！

王：嫂子，放心吧，不能給你丟臉。

英：要鋤不好，應該說是給合作社丟臉，是不是小王？（小王笑）良玉，西坡可要好好鋤呀。你看看你鋤的這塊地吧！

王：咋？不夠標準嗎？

英：來，你看看。（唱二八）

汝河兩岸好莊稼，麥苗青青誰不誇？

鋤麥原爲麥長好，增產糧食爲國家。

恁看這地鋤的多毛糙，東一片來西一疤；

這裏麥根受了傷，那裏還長着刺腳芽；

深一鋤呀淺一鋤，蓋的蓋來壓的壓。

這算鋤的什麼地？（良玉不禁火起）

蘭：（接唱）不夠標準怎把紅旗插？（伯只笑不吭）

王：哼！就不能這樣挑剔！（唱流水）

豆腐裏挑刺我不服氣，

王：（夾白）是嘛！鋤地哪能不碰棵麥閃棵草的。

王：（接唱）不是那扎花綉枕的大閨女。

王：（夾白）哪能一針一線的細來！

玉：（接唱）七八個鋤頭有大小，

王：（夾白）十個手指頭還有個長短哩！

玉：（接唱）做活的本領有高低。

王：組長說的對。

英：不對！

伯：噤嘴！別動火啊！（拉良玉到一邊）

蘭：良玉哥！（唱二八）

你們的話兒沒道理，歪攪胡纏我不依；

制度是大家訂出的，你不遵守批評你！

伯：噤嘴！（拉過玉蘭）別火上加油啦！

英：大伯，你放心吧！良玉，你說我豆腐裏挑刺，你不服氣，咱叫大家看看您鋤的這地

夠不夠標準。（良玉氣不語）

蘭：我去叫大夥去！

伯：玉蘭，別去！不要小題大做啦。

英：（唱流水）年輕人鋤麥該仔細，哪能毛手毛腳沒規矩！（轉二八）

鋤地扎花一個樣，都要認真用心機。

說什麼七八個鋤頭有大小，做的不對硬找理！

七家八姓連一起，爲社會主義齊努力；
道理不是你不知道，爲啥這樣不服氣？

蘭：嫂子說的完全對。

伯：嘖嘖！是呀！是呀！（拉過俊英）他心裏知錯就算了。（唱流水）

良玉鋤地不仔細，可是工作很積極；

響鑼哪用重捶敲，這一回錯了沒下回。（又拉過良玉勸着）

我可不斷常說你，千萬不要發脾氣；

俊英說你是好意，恩愛不過您夫妻。

蘭：大伯，你真是個和事老。

伯：玉蘭，可不能這樣說呀。（唱流水）

黃蓮樹上掛豬胆，恁大伯的心呀是苦的；

事鬧大了有啥好？傳出去可妨礙社的名譽。

蘭：名譽？啥名譽呀？

伯：玉蘭，你就不會小聲點！

英：大伯，三組鋤的地是明擺着的，捂不住蓋不了；要這樣插上紅旗就算了，對生產

對社、對三組都沒啥好處。

玉：（捺不住怒火）好！就算鋤的不夠標準，你說咋辦吧？

伯：（向玉）噤嘴，別動火呀！（向英）他下回仔細些就是了。

英：你先問問社員們咋辦吧！只是你不能拿這種態度對待生產。你應該好好想一想，制度是大家伙訂的；你是組長，又是青年團員，這樣能對嗎？

玉：我知道，你是副社長，又是團支部委員。哼！

蘭：良玉哥，你眼裏還有組織沒有？（良玉想分辯）

王：慫別吵了。明天，俺們再鋤一遍吧！

玉：小王，咱先說好，要鋤，你自己鋤。

英：小王說的對。大伯，你的意見呢？

伯：我？噤嘴，也同意——再鋤一遍。

英：說的對。良玉，今後晌插上白旗，明天領着人再來拾掇一遍。（拔紅旗）

玉：咋？插白旗？

英：哎，插白旗。（向鄭大伯要過白旗）

玉：俊英，你存心跟我辦丟人是不是？

英：憑你咋說吧！（插下白旗）

玉：好哇！你是副社長，你厲害！哼！（急下）

蘭：哼！不能由着你。

伯：看看，鬧出事來了吧！（喊）良玉！良玉！